

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差异的动态变化

李嘉欣, 成春林

(南京师范大学 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现状展现了明显的总体差异和内部省市的差异。总的来说,在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差异中区域内差异占主导地位,差异最大的是下游区域并且不断增加。受区位、政策、市场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长江经济带内部产生了金融发展差异。因此,上游区域应调整内部金融发展合作的政策,增加区域金融多样性;中游区域加快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同步调整,重视人力资本的流出问题;下游区域应加强区域内金融合作,加快江浙沪皖城市群建设。

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 金融发展差异; 存贷款总额; 泰尔指数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98(2017)03-0047-11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实力的代表区域,也是“十三五”规划中重点发展的区域。2016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总体规划和指导方针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同时表明了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研究是党和国家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环节。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不仅成为地区经济发展实力的象征,也同人民的生活紧密相连。长江经济带的上中下游覆盖了我国的内陆和沿海地区,也囊括了不同金融发展程度的地区,差异逐渐扩大将会扭曲金融发展机制,减缓产业发展速度,有损于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

金融发展差异是由金融发展理论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始于格利和 E. S. 肖发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两篇论文^[1]。由于我国的国土面积大和特殊的经济发展背景与模式,中国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开展研究。第一,在金融发展差异的动态变化方面,张杰(1994)指出从区域结构差异的角度考察,中国金融成长是一个“倒U”过程,国家宏观调控后金融成长的宏观趋势将沿着修正了的威廉森曲线推进^[2]。金雪军、田霖(2004)^[3]和李敬、冉光、孙晓铎(2008)^[4]分别通过金融相关比率的指标和反映收入差距的指标度量我国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并推出长期变动趋势。成春林、华桂宏(2013)^[5]和张勇、郭沛(2013)^[6]从省域层次视角,利用泰尔指数对省内区域的金融发展差异测度,得出该省的差异变化特征。第二,在金融发展差异的度量方法的方面,李敬、徐鲲、杜晓(2008)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法与 Hodrick-Prescott 滤波方法对 1992-2004 年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变动趋势与波动特征进行分析^[11]。李敬、冉光和、万广华(2007)运用夏普里值的方法,在由数据得出协整方程的基础上对中国金融发展差异进行分解与分析^[12]。于静(2009)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和区域分离系数等测算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差异^[13]。成春林(2013)运用泰尔指数分析江苏区域间差异并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进行竞争力比较^[8]。第三,在金融发展差异产生原因的分析方面,田霖(2005)^[7]与成春林(2013)^[8]建立了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的理论模型,探究对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刘赛赛(2014)^[9]和李鑫、王礼力、

收稿日期: 2017-03-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项目“长江经济带金融结构优化研究”(15CJY078)

作者简介: 李嘉欣(1995-),女,河南开封人,本科,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金融;成春林(1981-),男,江苏泰州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发展。

魏姗(2014)^[10]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探索不同因素对各地区金融发展影响程度的大小。

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局限于全国或者某一个省的区域内,即行政划分的大尺度或者小尺度范围,而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中尺度经济区域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其次对长江经济带地区的研究集中在产业结构或宏观经济方面,对金融发展的差异研究较少。本文一方面丰富了中尺度区域的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为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研究作出贡献。

二、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现状

长江经济带各省和直辖市的经济水平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区域金融的差异不能支持长江经济带的产业链顺利实现转型升级,因此金融发展差异的问题值得重视。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并且银行业的发展基本可以代表我国现阶段的金融发展水平,结合成春林、华桂宏(2013)^[5]的研究方法,本文以存贷款总额和金融相关比率(FIR)^①为指标描述长江经济带金融的区域发展现状。其中存贷款总额是金融总量指标,相当于金融发展的成果展现,而金融相关比率则是金融结构指标,可从中看出地区金融发展的过程构架的合理程度。两个指标综合可客观的展现其差异在区域中的存在。数据均来源于各省市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或统计年鉴。

(一) 长江经济带区域划分和金融发展差异概况

长江贯穿了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途经的九省二市组成了面积为205万平方公里的长江经济带,其中九个省份为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两个直辖市为重庆市与上海市。若按地级市的上中下游的划分长江上中下游划分为:河源——湖北宜昌为上游;湖北宜昌——江西湖口为中游;江西湖口以下为下游。根据经济发展程度的一致性和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本文按省份划分长江经济带的上中下游,其中上游区域为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中游区域包括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是下游区域。

2015年长江经济带GDP总额高达305337.93亿元,从2006年以来都占全国GDP的40%以上,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在2006年以后占全国的41%以上,说明整体的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水平较高。值得注意的是,长江经济带区域内部的发展水平和速率不均衡,从存贷款总额的角度分析,2015年江浙沪三个地区的存贷款总额都超过150000亿元以上,其中江苏省的存贷款总额达到186739.3亿元,基本为中游和上游区域内部其他省或直辖市的存贷款总额的两倍以上,这三个地区在长江经济带的省市中占有绝对优势(如图1)。其地区的存贷款总额差距之大也呈现在上中下游的分区中,即下游区域的存贷款总额大幅度高于中游和下游区域,且差距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大(如图2)。因此以存贷款总额的现状来看,下游区域的金融发展以极大优势处于领先地位,中游区域发展现状和增长率都处于中间位置,上游区域的发展比较薄弱且增长速度慢。

从金融相关比率方面来看,2015年长江经济带地区中上海处于领先地位,浙江省次之,导致下游区域的四个地区有明显的差异,上游区域和中游区域的各省市基本是相近的数值(如图1)。区域间的差异与存贷款总额相比,三个区域的差异较小且增长率较为一致,随时间不断波动。其中下游和上游区域的金融相关比率都处于较高位置并且波动方向一致,中游区域则在较低数值区域中同方向变化(如图3)。虽然中游区域的GDP比上游区域大,但是存贷款总额却与上游区域持平,因此中游区域的金融相关比率小于上游区域,意味着中游区域的金融发展程度的落后。

(二) 长江经济带上游区域金融发展现状

按照本文的划分,上游区域包括贵州省、云南省、四川省和重庆市。2015年上游区域存贷款总额占长江经济带地区的23.53%,且在近十年间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在上游区域内,四川省的存贷款总额在近十年中都处于领先地位,重庆市的数量作为直辖市位于第二,其次分别为云南省和贵州省。图5直观反映出四川省由于其增长率逐年升高并且大于其他省市使得它和其他三个地区的差距在逐渐拉大;在2006—2010年之间

^① 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上层结构与经济基础结构的关系体现在金融相关比率上。它的定义是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即国民财富)价值之比,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FIR的计算公式简化为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之和除以各地区生产总值。

云南省和重庆市的存贷款总额在数值上较为相似,但是从2011年开始重庆市的存贷款总额上升的速度开始大于云南省,由此两者开始出现明显差异;贵州省的存贷款总额虽然一直处于上游区域的末位,但是一直处于稳定增长状态且2014年开始增长率超过云南省,逐渐缩小与它的差距(如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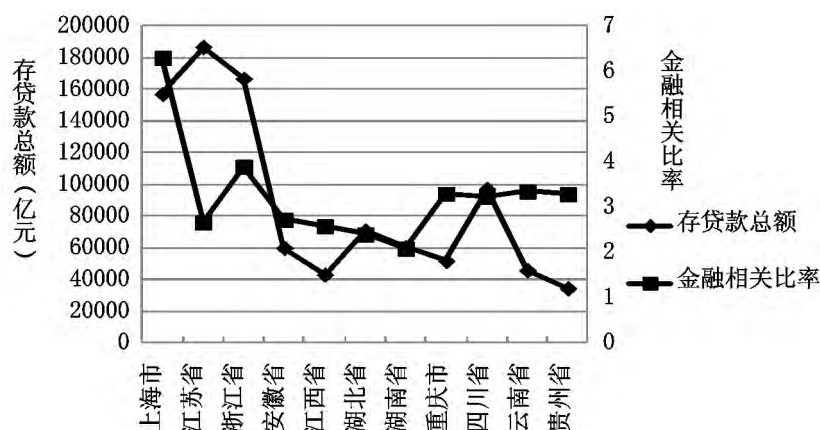


图1 2015年长江经济带地区金融发展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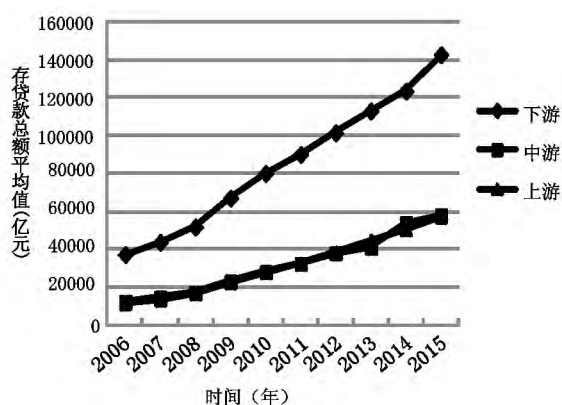


图2 2006-2015年三大区域存贷款总额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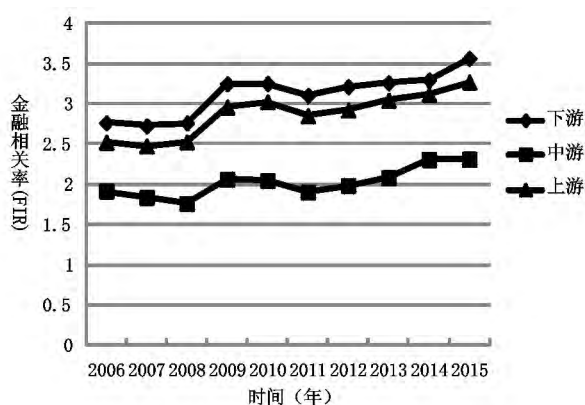


图3 2006-2015年三大区域金融相关比率变化

经过数据统计,上游区域的金融相关比率在2006—2015年间整体在2和3.5的范围内相似的波动状态中,并且逐渐收敛,可以推测上游区域的FIR差异不断减少。变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交替的两个上升阶段和两个下降阶段。其中在第二个上升阶段,四川省和云南省的FIR的增长速度最大,超过20%,因此在2009年分别超过了贵州省和重庆市;而在第四个阶段四个地区都在上升中趋于一致,2015年除去云南省达到3.3以外,其他三个省份都在3.2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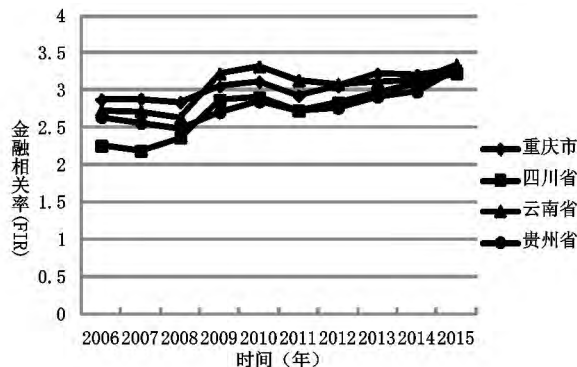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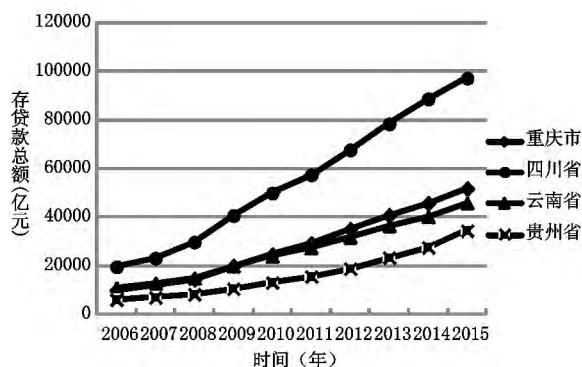


图4 2006-2015年长江经济带上游区域金融发展现状

(三) 长江经济带中游区域金融发展现状

江西省、湖北省和湖南省组成长江经济带的中游区域,2006 年—2015 年间中游区域的增长率较为平稳并且存贷款总额占整个长江经济带存贷款总额的比重逐渐增多,2015 年为 17.90%。三个省份都在不断上升阶段,湖北省存贷款总额最多,其次是湖南省,最后是江西省,差距虽然微小但是还是不断扩大。特别是湖北省和湖南省,两地在 2006 年处于相似水平但是到 2015 年两者差距已是 2006 年的 3 倍之多,说明湖北省近年来金融发展速度落后于湖南省。

中游区域内部的金融相关比率和上游区域的变化阶段相似,不同的是中游区域的差异一直存在没有收敛的趋势,其中湖北省和湖南省变化方向基本相同,而江西省在 2006—2011 年都处在中间位置,2011 年后超越湖北省成为中游区域金融相关比率最高的省份,达到 2.58。这显示出江西省的金融发展潜力大,也有能力进一步提高地区的存贷款,缩小与其他两个省份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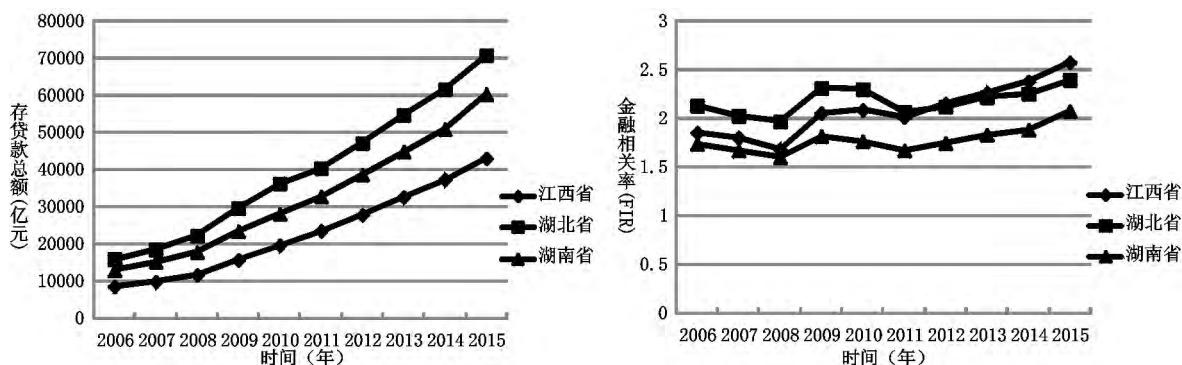


图5 长江经济带中游区域金融发展现状

(四) 长江经济带下游区域金融发展现状

长江经济带的下游区域包含了安徽省和我国金融发展排名在前列的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地区,2015 年存贷款总额在长江经济带中的占比高达 58.56%,且在十年内都超过 50%,在整个长江经济带区域处于领先地位。从下游区域内部来看,安徽省和其他三个地区的差距巨大并且还在随时间增大,造成下游区域内的明显差异。四个地区的存贷款总额都不断增加,次序分别为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和安徽省,2015 年上海市存贷款总额突然升高到 157147.81 亿元,与浙江省接近。

下游区域的金融相关比率的变化在三个区域中言相对平缓,特别是 2008 年至 2014 年之间波动幅度不大,但是区域内的差异比其他两个区域明显,上海市的金融相关比率居高,2015 年再次增长到 6.29,其次为浙江省。

从以上分析来看,上、中、下游的金融发展现状相比较而言,下游内部的金融发展差异最大,且在逐渐扩大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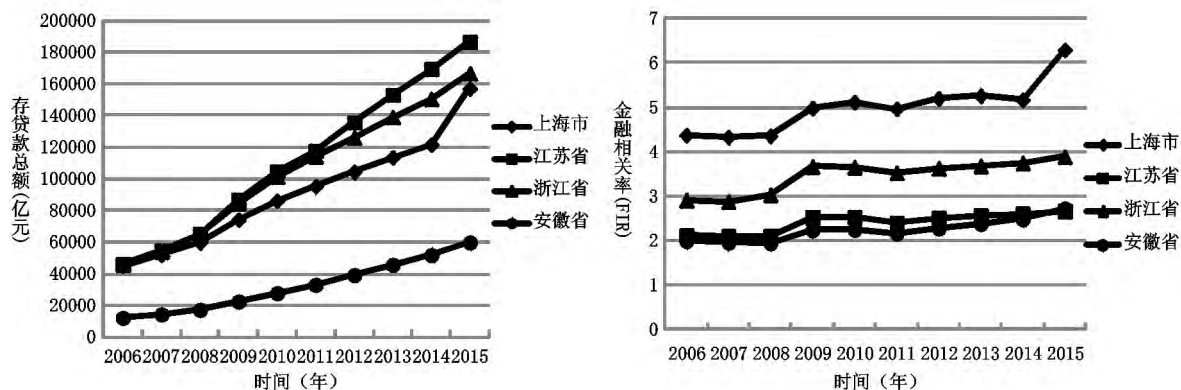


图6 长江经济带下游区域金融发展现状

三、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差异实证研究

从上述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现状中可以看出其差异的确实存在,有必要深入研究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差异的动态变化和差异的组成,因此接下来开始进行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差异的实证研究,选取度量方法并确定度量指标进行测度和详细分解。

(一) 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差异的测算方法和指标选取

泰尔指数,又称泰尔熵标准,原本是泰尔(Theil)为研究收入不平等而运用熵概念来计算,运用相关统计变量进行测算的。由于其可以通过少量指标测算区域间的差异并且可分解的特性,后来作为差异测算的工具被广泛运用。本文重点研究银行业中的存贷款相关指标来研究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差异,因此采用泰尔指数作为金融发展差异测算方法。

测算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差异的指标,既符合我国金融发展的现实状况,又要符合泰尔指数的公式特性。前文对长江经济带现状的分析中的两个指标可以满足以上两个条件,并且通过两个指标的泰尔指数测算的结果比较,可以更全面的对差异的动态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和掌握,因此本文依然选取存贷款总额和金融相关比率作为泰尔指数测算指标。

因此,结合泰尔指数的分解性优点,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区域中,将各省份和直辖市作为区域单元,那么长江经济带的金融发展差异的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T_Y = \sum_i \sum_j \left(\frac{G_{ij}}{G} \right) \log \left(\frac{G_{ij}/G}{Y_{ij}/Y} \right) \quad (3-1)$$

Y 为存贷款总额(DL) 时式(3-1)表示存贷款总额差异的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 Y 为金融相关比率(FIR) 时式(3-1)表示金融相关比率差异的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上式中 i 为区域层次,包括长江经济带上游、中游、下游; j 为省份和直辖市的层次; G_{ij} 是第 i 个区域的第 j 个省市或直辖市的 GDP; G 为长江经济带所有省份和直辖市的 GDP 总和; Y_{ij} 为第 i 区域第 j 个省份或直辖市的存贷款总额或金融相关比率; Y 为长江经济带所有省份和直辖市的存贷款总额或总和。

如果将定义 T_{ci} 为衡量第 i 个区域内各省份或直辖市的差异,那么 T_{ciY} 计算公式为:

$$T_{ciY} = \sum_j \left(\frac{G_{ij}}{G} \right) \log \frac{G_{ij}/G}{Y_{ij}/Y_i} \quad (3-2)$$

因此,泰尔指数可以分解为:

$$T_Y = \sum_i \left(\frac{G_i}{G} \right) T_{ciY} + \sum_i \left(\frac{G_i}{G} \right) \log \left(\frac{G_i/G}{Y_i/Y} \right) = \sum_i \left(\frac{G_i}{G} \right) T_{ciY} + T_{BRY} = T_{WRY} + T_{BRY} \quad (3-3)$$

其中, G_i 是第 i 区域的所有省份和直辖市的之和; T_{WRY} 代表区域内差异,它是由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区域内差异加权相加而得,即:

$$T_{WRY} = \sum_i \left(\frac{G_i}{G} \right) T_{ciY} \quad (3-4)$$

其中 T_{BRY} 代表区域间差异,即:

$$T_{BRY} = \sum_i \left(\frac{G_i}{G} \right) \log \left(\frac{G_i/G}{Y_i/Y} \right) \quad (3-5)$$

由于 $T = T_{WR} + T_{BR}$,左右两边同时除以 T ,可得 $T_{WR}/T + T_{BR}/T = 1$, T_{WR}/T 指区域内差异对地区总差异的贡献率, T_{BR}/T 指区域间差异对地区总差异的贡献率。

(二)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金融发展差异的测算与分析

本文首先选取 2006—2015 年各地区的存贷款总额进行泰尔指数的测算,并对实证结果进行分解,详细了解差异的构成和各区域在差异中所占的比重。数据来源于长江经济带各省份或直辖市的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 存贷款总额的泰尔指数测算与分析。目前,在我国的金融活动中银行占有最大比重,并且其中的存贷

款也是我国居民最常使用的金融工具,因此存贷款总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地区金融的发展。表 1 是长江经济带存贷款总额的泰尔指数结算结果,通过分解得出上游、中游和下游区域的加权差异系数,可以清晰的看出总差异的构成和组成部分的十年内的变化情况。

表 1 长江经济带地区存贷款总额泰尔指数及其分解

时间 (年)	总差异 (T_{DL})	组间差异 (T_{BRDL})	组内差异 (T_{WRDL})	上游 (T_{csDL})	中游 (T_{czDL})	下游 (T_{cxDL})
2006	0.01595	0.00432	0.01163	0.00046	0.00038	0.01078
2007	0.01663	0.00497	0.01166	0.00059	0.00034	0.01073
2008	0.01820	0.00659	0.01161	0.00023	0.00043	0.01095
2009	0.01750	0.00678	0.01073	0.00014	0.00055	0.01004
2010	0.01831	0.00721	0.01110	0.00014	0.00068	0.01028
2011	0.01930	0.00814	0.01116	0.00014	0.00050	0.01053
2012	0.01851	0.00791	0.01060	0.00009	0.00049	0.01002
2013	0.01695	0.00698	0.00997	0.00006	0.00049	0.00942
2014	0.01555	0.00655	0.00900	0.00002	0.00052	0.00846
2015	0.01899	0.00646	0.01253	0.00001	0.00040	0.01213

长江经济带地区存贷款总差异在十年间一直在波动中,在 2006—2009 年和 2009—2014 年中都分别呈现出先倒 U 型趋势,2014 年达到最低值 0.01555,在 2015 年又开始上升达到 0.1899。通过每年的横向比较来看,组内差异的数值总是大于组间差异的数值,意味着区域内的差异在总差异中占主导地位;纵向比较可以发现,组内差异发展总体来看较为平稳,即使在总差异明显升高的 2015 年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幅度。具体来看,呈现出 2006 年至 2011 年存贷款区域间差异先缓慢扩大,2011 年达到最高值 0.00814,2011 年后存贷款区域间差异逐渐降低。再来看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差异,其大致与总差异同方向变动,2006—2008 年间区域内差异保持稳定状态,2009 年有小幅下降后再次保持平稳状态,同总差异变化趋势,2011—2014 年出现缓慢下降到达最低值 0.009,随后 2015 年又出现了明显上升。

为更明晰地探讨区域内差异变化特征,将上、中、下有区域的存贷款总额的泰尔指数结果以图的形式展现(如图 7)。总体上看,下游区域的存贷款总额差异远远超过中游和上游区域,下游区域基本和区域内差异保持相同变化趋势。对于上游区域的存贷款总额差异,2006—2007 年的小幅上升达到最高值 0.00059 后,2007—2015 年都处于不断下降的阶段,其中 2015 年呈现出历史最低差异 0.00001。中游区域的存贷款总额差异在 2006 至 2015 年期间处于不断波动状态,2007 年的小幅下降到历史最低 0.00034 后,2007—2011 年呈现出先升高到 0.00068 后降低的倒 U 型发展特征,随后经过 2012—2014 年的平稳状态后开始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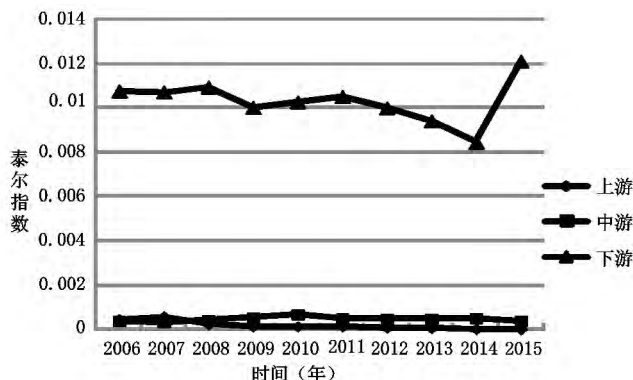


图 7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存贷款总额泰尔指数变化

由长江经济带存贷款总额的差异贡献率得到,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一直高于区域间差异,并且在

2006—2013 年贡献率持续减少,而近 3 年出现持续升高的趋势(如表 2)。在区域内差异中,下游的存贷款总额的差异贡献率以 90% 位居首位,主导总差异的走向,上游区域的差异贡献率在 2008 年被中游区域以 3.67% 的贡献率超越,成为对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最少的区域,也表明上有区域内部趋于平衡。

表 2 长江经济带地区存贷款总额差异的贡献率分解

时间 (年)	总差异 (T/T)	组间差异 (T_{BR}/T)	组内差异 (T_{WR}/T)	上游 (T_{csDL}/T)	中游 (T_{czDL}/T)	下游 (T_{cxDL}/T)
2006	100.00%	27.08%	72.92%	3.98%	3.31%	92.71%
2007	100.00%	29.89%	70.11%	5.04%	2.94%	92.02%
2008	100.00%	36.23%	63.77%	1.95%	3.67%	94.38%
2009	100.00%	38.71%	61.29%	1.32%	5.13%	93.55%
2010	100.00%	39.40%	60.60%	1.26%	6.12%	92.62%
2011	100.00%	42.16%	57.84%	1.26%	4.46%	94.28%
2012	100.00%	42.74%	57.26%	0.83%	4.61%	94.56%
2013	100.00%	41.18%	58.82%	0.64%	4.87%	94.48%
2014	100.00%	42.14%	57.86%	0.26%	5.77%	93.98%
2015	100.00%	34.00%	66.00%	0.07%	3.17%	96.76%

2. 金融相关比率泰尔指数测算与分析。在存贷款总额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搜集的数据计算金融相关比率来研究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区域实际的金融深化程度,进行金融相关比率的泰尔指数的测算(如表 3)。

表 3 长江经济带地区金融相关比率泰尔指数的构成与分解

时间 (年)	总差异 (T)	组间差异 (T_{BRFIR})	组内差异 (T_{WRFIR})	上游 (T_{csFIR})	中游 (T_{czFIR})	下游 (T_{cxFIR})
2006	0.09649	0.03629	0.06020	0.01504	0.00204	0.04312
2007	0.09808	0.03573	0.06235	0.01607	0.00244	0.04385
2008	0.09276	0.03294	0.05982	0.01330	0.00200	0.04452
2009	0.08461	0.02877	0.05584	0.01085	0.00312	0.04188
2010	0.09055	0.03036	0.06019	0.01189	0.00359	0.04470
2011	0.08989	0.02754	0.06235	0.01216	0.00401	0.04618
2012	0.08623	0.02309	0.06314	0.01119	0.00465	0.04730
2013	0.08578	0.02285	0.06293	0.01047	0.00465	0.04781
2014	0.08284	0.02226	0.06058	0.00906	0.00524	0.04628
2015	0.09013	0.01920	0.07094	0.00880	0.00529	0.05685

从近十年长江经济带 FIR 的泰尔指数来看,总差异较为稳定。其中 2006—2009 年不断降低,在 2009 年达到 0.08461,随后 2009—2014 年小幅升高过后基本保持平稳,2014 年达到最低点 0.08284,在 2015 年出现了上扬趋势。与存贷款总额相一致的是组内差异依然大于组间差异,其中组间差异总体处于不断下降的阶段,虽然在 2010 年有小幅上升,但是在 2011 年又紧接着开始下降。组内差异则依然与总差异同方向变动,但 2006 年至 2009 年间总差异的变动更加平稳。

将泰尔指数的实证结果分解后,重点研究三个区域各自的金融差异发展情况,总的来说下游区域内差异明显高于中游和上游。下游区域的差异在 2006—2008 年都较为平稳,2009 年出现小幅降低,2010—2014 年保持略微升高的平稳状态,2015 年开始明显升高。上游区域和中游区域差异则处于较低值并且有不断收敛的趋势,其中中游区域稳重上升,上游区域稳中下降(如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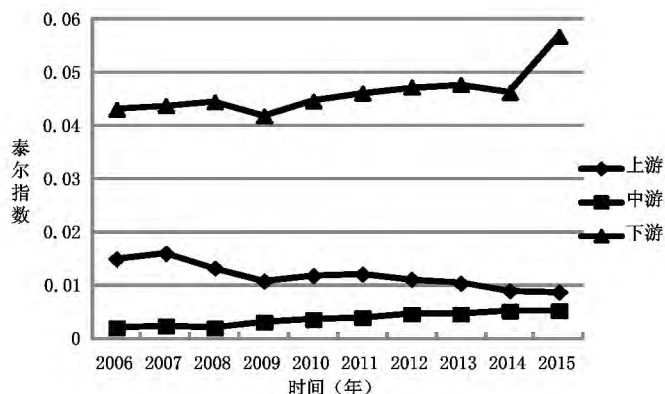


图8 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区域金融相关比率泰尔指数变化

将金融相关比率差异的贡献率展开为组间差异、组内差异和分解后的上游、中游和下游区域的贡献率，长江经济带的组内差异贡献率由2006年的62.39%升高到2015年的78.7%，其中只有在2014年有微弱的下降，十年来组内差异一直在扩大。因此，相对应的组间差异贡献率持续减小并且在2010年开始减小的速度增加（如表4）。2006—2015年的下游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占据总区域内差异的70%以上，变动方向上与存贷款总额的差异贡献率相似，中游区域一直低于上游区域的差异贡献率，但是一增一减，因此两者的数值在向不断接近的方向发展。下游区域的差异贡献率在2007年有略微下降，2008—2014年处于略微的先下降后上升阶段，2015年有上扬的趋势。中游区域有三个变化阶段，2006—2008年基本持平，2008—2014年呈小幅上升阶段，2015年略微下降。上游区域整体处于下降阶段，2007—2009年期间下降幅度较大，其中2009年下降到20%以下。

表4 长江经济带地区金融相关比率差异的贡献率分解

时间 (年)	总差异 (T/T)	组间差异 (T _{BR} /T)	组内差异 (T _{WR} /T)	上游 (T _{csFIR} /T)	中游 (T _{czFIR} /T)	下游 (T _{cxFIR} /T)
2006	100.00%	37.61%	62.39%	24.98%	3.40%	71.63%
2007	100.00%	36.43%	63.57%	25.77%	3.91%	70.32%
2008	100.00%	35.51%	64.49%	22.23%	3.35%	74.43%
2009	100.00%	34.00%	66.00%	19.43%	5.59%	74.99%
2010	100.00%	33.53%	66.47%	19.76%	5.97%	74.27%
2011	100.00%	30.63%	69.37%	19.50%	6.43%	74.07%
2012	100.00%	26.78%	73.22%	17.72%	7.36%	74.92%
2013	100.00%	26.64%	73.36%	16.63%	7.39%	75.98%
2014	100.00%	26.87%	73.13%	14.95%	8.65%	76.40%
2015	100.00%	21.30%	78.70%	12.41%	7.46%	80.14%

四、结论

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现状展现了明显的总体差异和内部省市的差异，由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其差异发展的特征。长江经济带存贷款总额差异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两个上升阶段和一个U型阶段，目前处于上升期，并且区域内差异高于区域间差异。其中上游和中游区域的差异趋于相同，下游区域的差异贡献率最高，差距多体现在江浙沪地区和安徽省。长江经济带金融相关比率的差异近年来较为平稳，有微小的上升趋势，同样是区域内差异占主导，下游区域的差异贡献率最高，但下游的主要差异集中在上海市和江浙皖地区。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从总量指标和结构指标的分析结果上来看，两者的差异排序不同。存贷款指标上，上游地区的差异贡献率不断减少，并且在近年来被中游地区超越成为三个地区中差异贡献率最小的区域，但是从金融相关比率的差异贡献率的分析来看，上游地区的差异贡献率依然不断减小但是还是一直占据第二

的位置。具体分析,金融相关比率是存贷款总额和区域生产总值的比值,上游区域在金融相关比率的差异增大,说明上游地区的经济总量较大,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与中游地区相比更具优势,但是也反映出上游地区的金融结构的失衡,区域中的有些地区不能提供相应的金融资源来支持实体经济,从而造成了内部金融结构的差异。但是总的来说,在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差异中区域内差异占主导地位,差异最大的是下游区域并且不断增加,本文在多个角度进行成因分析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

(一) 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差异的成因

1. 区位优势。长江经济带上的省份和直辖市都邻近长江,交通运输便捷,在总体上占据地理位置的优势,但是区位优势仍然是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就区域内差异来说,不论是存贷款总额还是金融相关比率下游区域的区域内差异都极高,且没有下降的趋势。从区位优势上来看,造成差异结果的重要原因是下游区域中包含的四个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的差异,其中上海、浙江、江苏三个地区占据了长江入海口的位置,特别是上海和浙江拥有众多港口,其交通之便利、贸易量之巨大是同在下游的安徽省以及上游和中游区域所无法企及的,也是得益于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江浙沪地区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拥有更多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合作的机会、赢取更丰厚的利润,最根本的影响是在更多机遇和竞争的环境中快速地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和发展,在不断创新中快速成长。与之对比,安徽省以及上游和中游区域少了很多为产业创新做准备的机会,拥有较多与内河周边地区的贸易往来机会,因此在金融的需求程度和在地区金融体系的建立上会出现明显差异,造成了地区的金融发展差异。

2. 政策因素。在我国的金融发展中,政策发挥重要作用,金融资源的流向和政策的指向同方向变动,政策因素也是导致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在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政策已经逐渐摆脱了一刀切的高度统一的模式,在政策中明确指出重点区域发展方向,比如,在最近颁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这对地区的经济互补发展有重大意义,但是金融政策的确缺少内部区域的分类,造成了一些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不匹配,从而导致了下游和中上游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一直存在。另外,2015年下游地区的差异突然升高,上海市2015年的存贷款额大幅度上升,结合下游区域的经济背景,上海自贸区在2014年底实现面积的扩展,并且在2015年国务院发布进一步深化上海自贸区的改革开放方案,导致上海自贸区的快速发展,金融机构的大量进驻和外国风险投资的增多,使得上海金融市场变得活跃,金融活动增多进而金融资源使用量和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但是也增加了上海市和下游其他地区的金融差异。

3. 市场因素。金融市场的活跃程度是一个地区金融发展最直观的体现,而金融市场的活跃程度主要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地区产业结构不同、支柱产业的性质不同等因素会影响一个地区对金融活动的需求程度,地区的居民收入、地区的开放程度等因素又会影响金融资源的供给,由于这些市场因素的影响,金融发展速度会因地区的不同而产生差距。实证结果显示中游区域的内部发展均衡,差异贡献率较低,地区产业较为一致,但是金融发展现状与下游区域还有很大差距,说明整个中游区域出现了地区金融结构不能配合产业结构发展的情况,造成了金融供给不均衡、体系扭曲等结果,这不仅制约了中游区域的经济的发展,也反过来制约了金融业本身的发展。市场因素会对金融结构的差异的影响也同样体现在上游区域,上游区域的区域内差异贡献率位居第二但是金融发展现状与中游区域相似,说明地区内的差异突出,上游区域在金融结构方面的差异贡献率较大就是由于地区的金融资源不能与经济资源相匹配,区域内部金融结构不均等造成的。国际市场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在近十年的存贷款总额泰尔指数的变化中,2008年-2009年差异出现了下降,这是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金融市场整体处于低迷期,使得其存贷款总额差异得到了暂时的缓解。这是国际市场恶化使得长江经济带整个地区金融发展受挫而造成的差异减小的例子,但是这样的差异减小并不能促进整体金融差异的发展,只能说明国际市场变动会影响其金融发展差异。

4. 社会因素。财富依靠积累,金融发展当然也需要积累,而积累的速率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社会因素。首先历史的经济的发展决定了一个地区现有的经济基础,在研究差异问题方面不能忽视发展基础的不平等,发展基础限制了政策的实施,各地区对相同的政策产生的效果各异,使得经济薄弱地区的金融业得不到适合的发展机会。其次一个地区的文化、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人口数量会对一个地区的金融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金

融市场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便是投资者和融资者的互动,上述因素会影响当地人对信贷活动及信贷市场的认识,影响了金融活动的意识和行为,便从根本上造成了地区金融发展的差异。在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区域内特别是江浙沪地区的教育程度较高,人才汇聚,使得该地区的居民金融意识强,金融需求量大从而促进金融创新,金融业的发展速度相比其他地区较快。

(二) 长江经济带金融发展的建议

受区位、市场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长江经济带内部产生了金融发展差异,因此综合以上三个因素,分别为三个区域提出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1. 上游区域应调整内部金融发展合作的政策,增加区域金融多样性。市场因素和政策因素是上游地区在金融发展方面值得重视的因素。为解决区域内的金融结构差异,并且考虑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和贵州省的产业和金融发展产业发展类型的差异,在金融合作方面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分两部分实施有针对性的金融调整政策。第一,重庆和四川两地的电子信息业、装备制造业等产业发展在国内处于突出地位,金融业的发展程度相似,因此在成渝城市群的建立过程中应增加金融合作项目,利用好两地较为发达的金融市场,促使银行打造新三板上市快速通道,鼓励电子信息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以“新三板”上市的方式进行融资。而且两地占据内江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港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大量金融需求,由于基础设施的私人投资机构的投资意愿低等特点,当地政府应建立更加有序的投融资机制引领本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参与到长江经济带建设中,例如,通过公私合营模式(PPP),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第二,云南省和贵州省的旅游产业发展较为相似,因此鼓励两地加强在旅游业方面的金融合作,面对旅游形式的多样性,与之配套的金融服务也应向多样化发展。在信贷支持方面淡旺季的不同应有不同的信贷规模,并且根据国家政策调整不同旅游行业的信贷价格和规模,起到金融资源引领行业发展的目标。对于发展前景较好而且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旅游企业鼓励其上市融资,但要加强风险审核能力,在金融服务方面应在旅游资源所在地适当增加银行网点,并且扩大支付结算渠道,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的体验,更利于推动旅游行业的蓬勃发展。

2. 中游区域加快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同步调整,重视人力资本的流出问题,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占主导。在从市场因素来说,应适时根据中游产业调整方向来调整金融结构,充分发挥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职能。对中游区域而言,自然资源丰富,支柱产业也大多为金属采选业等种工业制造业,行业转型升级需要大量资金。资金支持方式可有两种,一种是引进外资,一种是鼓励商业银行增加对于转型升级的制造业的授信额度。引进外资获取资金可以在享受资金供给的基础上还可以受到资本外溢效应的影响,但是吸引外资对于地理位置处于中游区域的三个省份来说比较困难,所以应鼓励商业银行向有能力进行产业升级的企业发放专项贷款。其次,湖南省、湖北省和江西省整体的高校资源在三大区域中处于中间位置,但是中游区域的人力资本流出的问题较为严重,造成整个区域的金融意识薄弱与金融产业人才的缺乏,因此应加大人才管理的相关政策,为人才资本流入创造有利条件。

3. 下游区域应加强区域内金融合作,加快江浙沪皖城市群建设。下游区域在金融发展方面主要围绕区位优势因素和社会因素展开,调节区域内安徽省与江浙沪地区的差异。这对安徽省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因此对于安徽省应认清现实、抓住机遇,主动承接江浙沪地区的产业转移,依靠与三地距离较近的便利性,开展多层次的产业合作,增加产业联系密度。另外,江苏省和浙江省也应更好利用上海自贸区带来的机遇,努力在本省建设更优质的产业和投资环境,迎接大量的产业延伸与外国风险投资资本,使得下游区域的金融业的协调发展。在人才管理方面,江浙沪地区吸引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是由于高校数量多,教育资源丰富,但是由于竞争压力大也具有人才输出的能力,因此安徽省在利用好本省的高校人才资源的同时,在产业合作项目中建立更人性化的人才管理机制,吸引江浙沪地区输出的较高质量的人才。

参考文献:

- [1] JG Gurley, ES Shaw. Financial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5(45): 515 - 538.

- [2]张杰. 经济的区域差异与金融成长[J]. 金融与经济, 1994(6).
- [3]金雪军, 田霖. 我国区域金融成长差异的态势: 1978 - 2003 年[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4(8).
- [4]李敬, 冉光和, 孙晓铎.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度量与变动趋势分析[J]. 当代财经, 2008(3).
- [5]成春林, 华桂宏. 江苏金融发展差异的动态变化: 2001 - 2011——基于泰尔指数的分析[J]. 华东经济管理, 2013(11).
- [6]张勇, 郭沛. 山西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研究: 基于泰尔指数的分析[J]. 东方企业文化, 2013(2).
- [7]田霖. 区域协调发展的金融地理学探析与现实应用[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0(5).
- [8]成春林. 江苏金融发展空间差异研究[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 [9]刘赛赛. 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研究: 2000 - 2011 [D].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 2013.
- [10]李鑫, 王礼力, 魏娜. 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及其影响因素[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
- [11]李敬, 徐鲲, 杜晓. 区域金融发展的收敛机制与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变动[J]. 中国软科学, 2008(11).
- [12]李敬, 冉光和, 万广华.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解释——基于劳动分工理论与 Shapley 值分解方法[J]. 经济研究, 2007(05).
- [13]于文静.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及协调度的定量分析[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The Dynamic Chang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LI Jiaxin, CHENG Chunlin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hows the obvious overall differences and the internal differences in provinces and cities. Generally, the regional internal differences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in the downstream region and the differences are increasing. Affected by location, policy, market and society, there are financial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refore, the upstream region should adjust the policies of inter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o increase the diversity of regional finance; the midstream area should speed up the adjustment of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outflow of human capital; the downstream region should strengthen the financial cooperation in the region an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Jiangsu, Zhejiang, Shanghai and Anhui provinces.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inancial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total deposits and loans; Theil index

(责任编辑: 黎芳)